

白室記

冊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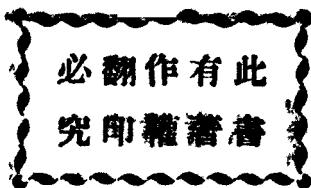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
中華書局十五年七月發行

白室記 (全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此書有作翻必究

分發行所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上海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西安 蘭州 迪化 庫倫 歸綏 綏遠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

譯者 校閱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張碧梧

周瘦鵬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下冊

- 第十三章 兩封冒名的假信
- 第十四章 賈洲大活動
- 第十五章 樊利住宅
- 第十六章 未婚夫婦的密商
- 第十七章 「我的日記」
- 第十八章 離帳後的留聲機
- 第十九章 真凶查獲
- 第二十章 仍是莫名其妙
- 第二十一章 包嘉樂的陳述
- 第二十二章 葆文夫婦的死
- 第二十三章 大結束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白

室

記

第十二章

兩封冒名的假信

嘉福見曼生忽然走了進來，深怕自己的張皇模樣被他瞧破，心裏很不安甯。曼生來時，本已藏著滿腹狐疑，如今又見他臉色灰白，神情恍惚，更是驚訝萬分。二人見面之下，都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是瞪起眼睛，你呆望著我，我也呆望著你，半晌還是嘉福定了定心神，勉強露出笑容，並握著曼生的手，拉他在椅上坐下，道：「你突如其來，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莫非遇著甚麼不幸的事麼？」曼生坐在椅上，眼光仍直射在嘉福身上，聽他問話，卻不回答，先很詫異的問道：「我姊姊家的女僕怎麼來到這裏呀？」嘉福嘆了一驚，道：「你怎麼說你姊姊家的女僕？」曼生道：「正是他姓顧名叫哀密尼當我走進門時，見他坐在客堂裏，那神情好似正是主簿一般，但一眼瞧見了我，就急忙忙的走下石階到地室中去了。還有那兩個男子，又是誰呢？」嘉福這時已心定神安，迥不像方纔那樣

慌亂無措。很安閒的答道：「那女僕來到這裏，我並不曉得這事。丟開不說，至於剛纔走出去的那兩個男子，一個是賈洲先生，一個卻是教授（句）。」曼生不及等他說完，就握緊戴著手套的兩手，高聲道：「這教授不正是包嘉樂麼？我本有些認識他的面貌，因為曾在葆文夫人家會見過的。他是住在一間小屋裏，離開葆文夫人家祇隔著一片廣場，他並常常向葆文夫人借新聞紙去看他的面貌，真是可怕——他真是個討厭的人。」嘉福聽他這末後兩句話，不知當中含著甚麼意味，不免有些奇怪，但也不追問。祇道是：「呀，我也很討厭他，其實我和他今天是第一次見面。」我們並且還有些關係呢。曼生道：「關係麼？慢著，我有

幾句話須得先說出來。據這包嘉樂告訴陸壽說，在阿甲克司別墅中被害的那婦人，正是他的表姊嘉福。道這話不錯。原來那婦人的母親，正是他的姑母曼生。道你不正是那婦人的堂弟麼？嘉福道：「正是他。在未嫁卜蘭德之前，姓名本是弗拉嘉福。他是我叔父的女兒。他說到這裏，就按著電鈴道：「你姊姊家的女僕，因何跑來這裏待我查問個明白？」不多一會，法尼夫人帶著滿臉笑容走了進來，見了曼生點頭招呼。曼生也點了點頭，問道：「我方纔走進來時，看見我姊姊家的女僕哀密尼，頓正在這裏，不知他來做些甚麼？」法尼夫人放出很沈重的聲音，答道：「你的眼力甚麼？法尼夫人正是哀密尼，是我最小的妹妹。原來我

未和法尼結婚之前。母家本姓賴。今天哀密尼承主
人的恩情。賞給他一天假期。讓他和我歡聚一回。
我們等喫過中飯。想一同去看戲。大約五個小時。
便可回來。曼生聽他這般說。就道：「你莫多說了。我已
明白了。其實他來到這裏。本不關我的事。祇因不知
他的來意。故而問你一聲。」法尼夫人望了嘉福一眼。
道：「我也十分明白。哀密尼曾向我說過的。你們見面之
後。預備往塞利特公園裏去。還是到啞登森林（句）
嘉福不容他說下去。截住道：「法尼夫人莫說這些閒
話。我們早已訂了婚約了。」法尼夫人笑了一笑。臉向
着房門。道：「這個我也曉得。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在你
們倘到啞登森林去時。或能遇著哀密尼。他神情忽

然驕傲起來。又道：「方纔哀密尼坐在客堂裏。是等
著包嘉樂教授他們二人。委實十分愛好呢。我和
你們再會罷。說完。就往外去。忽的又站住了。腳
料定他不知又要說些甚麼。不耐煩去聽。就向他
做了個眼色。他到也很乖覺。便一聲不響。走了。出
去。並將房門推上。曼生向嘉福道：「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
呢。我想包嘉樂雖是貌醜家貧。但畢竟是個讀書人。
怎麼愛上一個女僕。未免自貶身分了。」嘉福道：「他縱
愛上個洗衣婦。也不干我們的事。好在他和我並無
來往。曼生道：「你且慢這般說。我想他實在是個危險
分子。說不定你已走上了他的道了。」嘉福道：「這話我
不懂。你有甚麼意思呢？」曼生道：「你竟然不懂麼。他會

向陸壽說過說他的表姊卜蘭德夫人本想將所有的財產都傳給他後來忽又變了主意卻傳給與你你每年就可有一萬的進款這番話是葆文夫人告訴我的葆文夫人卻是聽他親口說出的葆文夫人又向我說包嘉樂是個窮人窮得一無所有如今見到手的一筆財產不幸落到你的手裏他心中豈不憤恨難保不想給些苦頭你喫好發洩他的恨氣所以你務必留神一些莫中了他的奸計再有這哀密尼倘真想嫁給他那麼哀密尼忽然來到這裏恐怕必非無故你也得用心些纔是嘉福聽了他這番話怕他以後時刻耽憂就安慰他道這不過是你多疑罷了哀密尼來的原因方纔法尼夫人業已說明瞭

無他意至於包嘉樂他也無法能傷害我分毫曼生銳聲問道你能斷定他是無法麼嘉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曼生不答但道我們的婚事我姊姊是很反對但無論他向我說些甚麼我始終是信任你真心愛你你可能事信任我麼嘉福道我自然信任你你怎麼忽然問起這句話來說時他兩頰上泛出紅色並露出不安的樣子曼生看見了連忙用手撫在他的肩頭上懇切說道你倘然信任我真心愛我就請你將這回事講給我聽說著從衣袋中取出柄演戲時用的匕首又道你看呀這不正是你的物件麼嘉福見了這匕首不由得大喫一驚道這匕首正是我的我演戲時常用的我記得曾掣給你看

遇——曼生搶著道是。的你。擊。給。我看。時。是在。這。暗。殺。案。發。覺。之。前。嘉。福。一。聲。不。響。一。會。纔。冷。冷。的。道。你。要。我。解。釋。關。於。這。七。首。的。隱。祕。麼。其。實。這。七。首。有。無。隱。祕。我。並。不。知。道。我。祇。記。得。這。七。首。失。落。一。句。曼。生。接。著。道。你。大。約。是。既。殺。死。那。婦。人。之。後。就。將。這。七。首。擲。入。垃。圾。堆。裏。嘉。福。聽。了。這。話。不。由。得。直。跳。起。來。臉。色。變。成。灰。白。連。嘴。脣。也。失。了。血。色。渾。身。並。抖。動。得。很。厲。害。幾。乎。要。跌。倒。在。地。上。低。低。的。道。曼。生。我。萬。不。想。你。竟。然。說。出。這。種。話。來。未。免。太。叫。我。傷。心。了。說。時。已。用。兩。手。將。臉。掩。住。曼。生。見。他。這。樣。也。十。分。慌。張。連。忙。跑。到。他。面。前。伸。開。膀。臂。攔。住。他。的。頸。項。道。你。委。實。無。罪。我。已。明。白。了。我。方。纔。說。這。話。不。過。是。有。意。試。試。你。

並。非。相。信。你。真。是。凶。犯。怪。我。不。該。這。麼。說。你。莫。和。我。認。真。將。這。話。記。在。心。上。請。你。饒。恕。我。罷。嘉。福。你。快。和。我。接。吻。——快。和。我。接。吻。消。除。了。這。事。罷。嘉。福。無。精。打。采。的。和。他。接。了。個。吻。二。人。復。行。坐。下。曼。生。緊。緊。的。握。住。他。的。手。道。如。今。我。們。既。已。互。相。了。解。可。以。暢。談。一。回。了。你。委。實。是。無。罪。——嘉。福。道。你。敢。斷。定。我。是。無。罪。麼。曼。生。十。分。堅。決。道。這。個。自。然。便。是。你。承。認。是。凶。手。我。也。不。相。信。了。嘉。福。呀。我。雖。相。信。你。還。有。別。人。呢。這。七。首。終。是。嫌。疑。嘉。福。擊。過。七。首。看。了。一。會。臉。色。仍。是。灰。白。問。道。這。七。首。在。那。裏。尋。著。的。曼。生。道。是。那。女。廚。司。在。垃。圾。堆。裏。尋。著。的。他。就。擊。給。我。姊。妹。看。當。時。我。姊。姊。撒。了。一。個。謊。說。是。他。的。東。西。不。肯。還。給。那。

女廚司我姊姊擊著這匕首便說：「首既是嘉福的嘉福自然是凶手我聽了他這話很和他辯論了一回怎奈他一口咬定我無有法想纔來尋你你必須想出充分的理由解釋一番你的嫌疑纔能消除再有一事上次你約我會面你還記得麼嘉福楞了一楞道：『幾時呢？』」曼生道：「是七月二十四的晚間九點半鐘正是那婦人被害的那晚嘉福的聲音很堅定道：『你記錯了那晚是你約我的你寄給我（句）』」曼生道：「慢著委實是你約我的我曾接到你一封信約我九點半鐘見面這封信自這案發覺後我本想毀去免得落到別人手裏曉得我們在那天晚上曾經到那阿甲克司別墅去的但我後來一想卻牢牢的保藏

起來預備憑著那封信好來問你怎能得著那別墅門上的鎖匙嘉福很詫異道：「那鎖匙是你寄給我的呀我也曾接到你的來信但那鎖匙如今已落去了」曼生道：「大概當你和那警察講話時落去的嘉福點了點頭道：『但你又怎能曉得和警察講話的人正是我呢？』」曼生道：「因為馬義根曾說出那人穿的衣服又說那人臉上有小鬍鬚後來我又曉得那天晚上你演完了戲見時候已遲不及換去戲裝就跑往那別墅去但是已經過了約定的時候我將這前後的情形拼攏來一想就猜定那人正是你嘉福的臉色越發灰白道：『我穿戲裝往那裏去你或者竟疑心我有意那樣裝束好去殺人——』」曼生不容他往下說搶

著道我不疑心而且你到了那別墅時已過了九點半鐘那婦人卻是在九點鐘前被害的這更見得和你無關頓了一頓又苦著臉說道怎奈證據確實這匕首既是你的那警察且親眼見你從別墅中走出來——嘉福道但是我在九點鐘前決未踏進那別墅的門曼生道真的麼嘉福道自然是真的曼生你莫多疑多慮待我將真情告訴你你便能明白我所以不聲張的原因了曼生道倘能這樣再好沒有方纔你說那天曾接到我的信請你將那封信取給我看至於你給我的信我已帶來我們二人將話說明便可共同商量個應付之法但說話時須留心些法尼夫入伴與在門外竊聽我很不相信他再曉得他

的妹妹正是包嘉樂的情人就越發不敢相信了嘉福道這話不錯你就坐下去罷但曼生很不放心就走到門旁從門縫中朝外張望這時嘉福已開了一隻小箱子取出一封信來放在寫字臺上正在曼生掣出來的一封信的旁邊曼生從門旁走過來二人並肩站著嘉福先看過那封信就決然說道這封信不是我寫的必是假造曼生看了這封信也道這信也非我的親筆但簽名卻摹仿得很像嘉福道當我接到這信時見筆劃斜迴不像你平時那般端正原也有些疑心但見了這簽名分明是你的手筆疑心就頓時消釋以爲你寫這信時必是十分匆忙所以字跡潦草曼生道平時我不論寫給誰的信寫得

都○很○端○整○像○這○種○潦○草○的○字○我○真○不○好○意○思○寄○給○人○
呢○說○時○掣○起○信○紙○嗅○了○一○嗅○道○這○紙○上○的○香○氣○到○和○
我○的○相○同○難○道○寫○這○假○信○的○人○曾○溜○進○我○的○房○偷○去○
我○常○用○的○信○紙○不○成○不○然○上○面○的○香○氣○怎○會○相○同○呢○
嘉○福○你○寄○給○我○的○信○大○概○是○在○戲○館○裏○寫○的○你○看○這○
信○紙○和○信○封○上○不○是○都○印○著○那○戲○館○的○名○稱○麼○你○這○
封○信○是○由○郵○局○寄○來○由○葆○文○夫○人○收○下○他○再○交○給○我○
的○嘉○福○道○你○的○信○封○裏○還○裝○著○一○柄○鎖○匙○是○七○月○二○
十○四○日○午○後○由○專○差○送○來○那○時○我○恰○巧○不○在○家○法○尼○
夫○人○代○我○收○下○我○回○家○後○他○就○掣○給○我○曼○生○道○你○說○
甚○麼○信○封○裏○裝○有○一○柄○鎖○匙○麼○嘉○福○道○正○是○我○們○先○
看○信○罷○嘉○福○收○到○的○信○信○紙○上○含○著○很○馥○郁○的○香○氣○

字○句○不○多○寫○得○很○草○率○說○是○叫○嘉○福○於○七○月○二○十○四○
的○晚○上○九○點○半○鐘○到○阿○甲○克○司○別○墅○去○好○和○曼○生○會○
面○又○說○道○我○恐○怕○不○能○如○期○而○至○所○以○寄○給○你○這○柄○
鎖○匙○這○鎖○匙○是○我○向○范○禮○取○來○的○他○正○住○在○海○濱○你○
既○有○了○這○鎖○匙○便○可○先○到○別○墅○裏○去○了○末○後○又○有○一○
行○叫○嘉○福○切○莫○失○約○曼○生○看○了○臉○色○發○白○道○這○封○信○
一○定○不○是○我○寫○的○我○更○未○曾○寄○甚○麼○鎖○匙○范○禮○委○實○
是○在○海○濱○但○那○鎖○匙○他○日○夜○帶○在○身○邊○決○不○會○給○別○
人○的○而○且○自○從○我○姊○姊○離○家○之○後○我○住○在○葆○文○夫○人○
家○從○未○曾○走○到○那○別○墅○去○當○下○再○看○曼○生○接○到○的○信○
信○封○和○信○紙○都○是○嘉○福○那○戲○館○中○特○製○的○字○跡○也○很○
潦○草○分○明○是○在○忙○亂○中○寫○的○信○上○寫○的○是○叫○曼○生○於○

七月二十四的晚間九點半鐘到那別墅去又說他若先來就開門進去曼生來時祇須撒一撒門鈴他便出來開門後面也寫著切莫失約的字句嘉福等曼生將這信念完就道我何曾寫過這封信你是幾時接到的曼生道是在那二十四的午後那時我看了這信很爲奇怪暗想你縱然先到了那別墅怎能開門進去呢嘉福坐下來道這樣看來這兩封信都是人假造的已一定而不可移了至於這兩封信送到時所以都在那天的午後是叫我們無有預先見面的餘地否則這奸計就要破露了假造這信的人分明是意存陷害祇不知道是要害我還是要害你——或者竟是害我們二人也說不定曼生問道那

天晚間你可會到那裏去不曾嘉福道待我說給你聽那天我接到你的信就和戲館的經理商量請他將我的戲碼託人代演起初他不肯後來卻允許我了我便連忙回到家裏想你特地寫信來約我不知你有何話說倘有要事怎麼前三天見面時未會提起也未會談到你已得著這柄鎖匙呢我心中很爲疑惑曼生道是呀那時我也是這般疑惑當葆文夫人將信交給我我看完了便向他撒了個謊說晚間我想出外散步乘一回風涼本來那晚天氣很熱因此他毫不見疑恰巧絲葉和陸壽去看戲了否則他或要隨我同去我既脫身出來便一直到了那裏那時大概是九點半鐘或者稍遲一些我東張西

望雖曾看見幾個人，但無有你的形影。我就溜進那花園，免得被路上的行人看見，又怕給我姊姊的朋友看見。我等了一會，已差不多是九點三刻。心想：既不看見你來，你必然業已先到。在屋裏等我，我便伸手揷電鈴。但左揪右揪，並無人來應門。我又想：這必是你在戲館中有了耽擱，不能出來。我也就無心再等。便回到家裏，向葆文夫人說在附近散了一回步。嘉福道：那時你可曾看見那屋裏有燈光？慶曼生道：黑魃魃的，無一些光亮。倘然屋裏有燈光，我定以為你在裏面。無論如何，我不會就走了。那晚你究竟可曾去麼？嘉福道：去的不過遲了一刻。我從戲館回到家裏，覺得精神很疲倦，喫了晚飯就睡了一回。等到

醒來，正是九點鐘。平常我睡眠時，要甚麼時候起來，便能應時睡醒。但那晚不知怎的，竟會多睡了些時。當下我急急忙忙料理出門，偏偏戲館裏又派了人來說：是替我演戲的那人，忽然病了，叫我立刻就去。我無可奈何，祇得去走一遭。急忙將戲演完，已過了九點半鐘。就來不及換去戲衣，僱了一部飛快的馬車，趕往那裏，等到了安息里時，已是十點四十分。或四十五分鐘了。曼生道：你的馬車可曾走到那別墅的門前？嘉福道：這卻未曾，因為我想和你這次見面的，犯不著給人家曉得。所以走到叟司街時，便跳下馬車，步行到那裏，見左右前後並無一人走進花園，也不見你。我想時候已遲，你必然已經來過，但盼望你

或會留下一封信來，便想開門進去。恰巧又見二層樓上露出燈光，以爲你必在裏面等我。我當即開了門上的鎖，一直進去了。那間白室裏，猛見庇霞娜旁邊躺著一個婦人，臉朝著地，蓆原來已經死了。我再仔細一看，見這婦人正是我的堂姊。這一嚇非同小可，但我又大著膽在他身上尋出傷痕，這纔曉得他是被人害死的。起初我本想出來報知警察，後來又怕被別人疑我正是凶手——曼生道：「你這堂姊將財產傳給你那時，你可曾曉得嘉福道我未曾曉得呢？當時我這麼一想，自然不敢聲張，祇籌劃脫身的方法，就放輕了腳步，走下樓開門出來，看見馬義根正倚在園門上，我耽著十二分的小心上前和他

講話，接著我就走了。走的時候，有意落下那鎖匙，以爲這麼一來，便可不關我事。而且那時我本穿的戲裝，真像也未被他看出。無奈我堂姊的財產，偏巧傳給我。如今大衆都已曉得，於是就疑心我正是凶手。曼生你莫再問我的話了，我的心神已經大亂，說時站起身來，在室中踱來踱去。曼生也站起來拉住他，道：「我原相信你是無罪，但你必得查出這凶手來纔好。你意中可有疑心的人？」嘉福停了一刻，纔答道：「我並無疑心的人，我也不敢亂疑別人。我這堂姊的事，我本很明白，但如今我既承受了他的財產，理應替他報仇。曼生，我看包嘉樂的神氣，似乎很疑心我，但不知他根據甚麼理由。那晚我雖曾到那別墅，

裏。去。他。卻。未。必。能。曉。得。罷。方。纔。他。將。賈。洲。帶。來。和。我。談。了。一。會。我。已。拜。託。賈。洲。查。拏。凶。手。了。曼。生。道。這。賈。洲。和。他。是。一。流。人。物。他。既。疑。心。你。你。卻。託。他。偵。查。將。來。你。必。受。他。的。禍。害。嘉。福。道。我。拜。託。他。似。乎。是。自。投。羅。網。但。我。也。有。作。用。賈。洲。本。是。個。窮。鬼。我。既。說。明。有。重。金。謝。他。他。縱。能。查。出。我。那。晚。曾。到。別。墅。裏。去。也。必。不。肯。說。出。我。不。過。破。費。幾。個。錢。卻。能。隱。瞞。過。這。事。不。是。很。便。益。麼。曼。生。包。嘉。樂。舉。動。鬼。祟。我。到。有。些。疑。心。他。不。是。好。人。呢。曼。生。道。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在。暗。中。偵。察。著。他。便。了。方。纔。我。帶。來。的。這。七。首。你。既。承。認。是。你。的。怎。會。到。了。那。別。墅。裏。去。呢。嘉。福。道。那。天。我。拏。給。你。看。了。之。後。便。帶。到。我。堂。姊。家。走。的。時。候。忘。卻。帶。走。

那。晚。我。堂。姊。到。別。墅。去。時。大。概。將。這。七。首。帶。在。身。邊。所。以。會。到。了。那。裏。又。高。呼。道。天。呀。我。的。心。事。祇。有。上。天。曉。得。曼。生。我。不。幸。遇。著。這。事。叫。我。怎。樣。排。遣。纔。好。呢。曼。生。攔。住。他。的。頸。項。道。你。莫。說。這。些。傷。心。話。了。我。已。相。信。你。是。無。罪。縱。然。有。一。些。嫌。疑。諒。不。久。便。能。解。釋。明。白。如。今。你。已。託。了。賈。洲。他。想。得。到。酬。金。自。當。替。你。盡。力。我。再。去。請。陸。壽。從。旁。幫。助。想。他。定。肯。答。應。你。看。可。好。麼。嘉。福。聽。了。連。連。點。了。幾。點。頭。

白室記

張碧梧譯

第十三章 賈洲大活動

從前賈洲也曾在戲劇界上鬼混過幾年。祇是每月的進款很是有限。他又是一個愛錢如命的人。便想改做別種生意。好多撈些錢。於是就做起私家偵探來。雖曾經手辦過幾樁案件。但畢竟是外行。結果都是失敗。可是他雄心不死。以為失敗過這幾次。多少總有些經驗。耐著性子往前做。成功的機會自然一天近攏來一天。他又嫌從前的辦法太覺因陋就簡。不能轟動社會上的人。就又租下房屋。掛起私家偵探的招牌。好似商店正式開張的一般。這樣又做了些時生意。仍不發達。且覺得辛苦非常。迴不及演戲那樣輕鬆。就又動了再去演戲的意思。恰巧正在這當兒。包嘉樂忽然跑來。託他偵查這白室中的暗殺案。並和他說道。這案倘能破獲。酬金一定從豐。他想既有錢撈。不妨再做一次。就一口答應下來。後來和包嘉樂同到白羅姆司般去會見嘉福。嘉福也允許他案破獲後。必不吝惜酬

金他就越發起勁了。自從那裏出來後，便一直回到辦事處。暗想：道方纔聽嘉福說的話，他似乎和這案無關。但有無別情，卻不得而知。如今第一件事，先須查明嘉福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倘他果是凶手，事便易辦。否則再費些心思，另作計較。總之，我不得著這筆優厚的酬金。總覺不忍放手的。他拏定了這主意，便去尋找幾位向來相熟的戲子，向他們打聽嘉福的底細。怎奈他們回答的話，含糊糊糊，很不明瞭。他且怕連這含糊的話當中，還有不實在的。這怎能當作根據？不如親自到嘉福的戲院裏走一遭，看看究竟的好。他就預先在佛立福利迪戲院裏訂了一個座位。等到了開演的時間，方纔到了那裏。不多一會兒，

嘉福已出場。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意大利人是黑色。天鵝絨製的上，鑲金色花邊。把嘉福越顯得漂亮。戲中有打武一場。嘉福拏的武器，是一柄匕首。賈洲見了，十分注意。後來又見嘉福換了一套衣服，嘴上並裝著小鬍鬚。斗的想起，曾幾見一位警界中的朋友說起當案發的那夜，馬義根曾遇見一個少年，嘴上正有小鬍鬚。他這麼一想，不禁萬分狐疑。等到劇終在蘇何河店裏會見了包嘉樂，便向他道：「我想嘉福和這暗殺案，定有關係。」包嘉樂聽了，這話很快的應道：「是呀！我也正是這個意思。你想他和曼生已訂下婚約，弗拉正在曼生的姊丈家中，被人害死。這不是很耐人尋味麼？」賈洲道：「教授先生，你講話真快，竟能